

目次

(一) 序 言	 一
(二) 往事如煙	 (六)
(三) 迎春花	 (一六)
(四) Professor	 (一七)
(五) 頂 屋	 (一八)
(六) 遙 寄	 (一九)
(七) 儒 途	 (二〇)
擬魯迅故事新編	 (二〇)
(八) 題 冊	 (二一)
(九) 變 卦	 (二二)

序 言

迎春出版了，我很寧靜的，沒有什麼意外的衝動和熱望，因為我也有一些自知之明，這集子裏並沒有什麼驚人之筆足可眩世，祇能算是「一些尋常的 Sketch」——一個藝文學徒初步的學習，我相信失敗大半是可能的。

然而我並不畏懼而退縮，甘心讓這些粗淺的文稿，永遠躺在書篋的暗角裏，睡上牠一輩子，我深覺一切的困難難於開頭，記得菲力（W. Philips）曾有一句名言：「什麼是失敗？不是別的，它只是走上較高階梯的第一個階沿」——我就是在這一個階沿上寫了這些粗淺的 Sketch。我想，應該讓初學藝文的孩子們有這樣的勇氣。

抗戰八年，中國終於掙斷了一付最粗壯最黑暗的鐐銬——日本侵略者垮台了。善良的人民在塗遍了殷紅腥血的破碎的鄉土上抬起頭來，他們感到一陣子溫暖，「勝利」的陽光在滋潤這劫餘的大地，八年來緊張地沒有笑過的臉，開始顯露欣慰。然而在狂歡踴騰之餘，勝利祇是像一陣風，風一樣的掃過——

飢饉的人民的心；

劫後城鎮，被蹂躪的鄉村；

有森林有草原有沙漠有大平原的廣闊的田野；

.....

風停了，飛砂走石也落了地，天空開始晴朗。「大地該回春了！」在大慶祝之餘，善良的人民喘了一口氣，滿懷子的想道：「這下子可安居樂業了吧！」

可是，定睛一看就大覺駭異，真的嗎？依舊是怕人的生活，怕人的物價，怕人的窒息氣境，怕人的.....

「這究竟玩什麼把戲呢？」老百姓開始愁苦地大惑了。

蔣主席說：「復員不是復原」，可是看看實情，我確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擺在眼門前的事實，除了叫人滿肚子生出疑惑來之外還有什麼呢？

地球啊！你這太陽系中最騷動的行星，幾幾乎在整個東南亞洲。又在火光蔽天，殺聲遍地的鼎沸了。

「正」和「邪」的衝擊；「愛」和「憎」的搏鬥；「主子」和「奴隸」的抗爭，在這個平民的世紀裏，依然在廣大的土地上進行着。

於是乎有識之士在大聲疾呼「不要失盡人心」，「不要自墮國格」，連穩重的老申報也饒料料的發出「整肅官常」的社論來；在大公報上也正面地可以讀到馬敘倫老先生的辭義精要的怎樣

收拾人心的巨著來了。

由是利劍般的忽然想到我這本渺小的冊子迎春時，我不禁汗顏，不禁悚慄。

真的，這本冊子不免有點「有聞」了吧？

有位知己朋友，約略讀了其中幾篇，直率對我說，大意是「內容稍欠充實，似乎抓不住目今社會巨大變化的核心，對於現社會痼疾的針砭，未必有多大影響」。這是中肯的批評，不但同意而且感激，想廣大的國土上，依然是這樣蠶蟻紛紜，舊社會抹不去的黑暗陰影，像深秋的桐葉一樣，片接着片落在行人頭上；人民的「生活」跌落在油鍋里，老幼婦孺都宛轉在沸騰的滾煎中哀號……關於這些我已經在「勝利」之後，眼睜睜的看了一百多天，除了咋舌瞪目之外，我還能說些什麼呢？

有之，是滿腔憤怒！我要控訴，我要吶喊，但轉眼之間，我攥住了喉頭的激動，拭去了眼角上的淚水，一個白茫茫的霧障掩過來了：「什麼地方會接受你的控訴和嚮應你的吶喊呢？」

我一時雖無法回答，但是我堅信緊隨着黑夜而來的正是清白的晨曦，晨曦的後面，何況還有拯救萬物的太陽正在升起，世界總有一天會屬於光明而善良的人民的。

然而我的迎春總不够變成一份有力量的控訴書或者一股響澈雲霄的吶喊，出版豈不白費了紙墨了嗎？

魯迅先生在寫於深夜裏有一段話：「野地上有一堆燒過的紙灰，舊牆上有幾個翻出的圖畫，經過的人是大抵未必注意的，然而這些裏面，各各藏着一些意義，是笑，是悲哀，是憤懣，……」。

這一段話在我心裏藏得很久，深受感動，在八年敵僞的統治下，雖然我並非一個志士或者地下工作者流，而僅僅是一個平頭的老百姓，可是我同樣地低着頭，懷着一股不平常的情緒和悲憤，爲了生活，在淪陷後上海的那末些黑暗歲月裏，不得不在僅可糊口的職業圈子中捱過去，稍稍有暇了，便將些剩餘光陰來練練筆墨，寫些日常的感觸和見聞，雖然大半是些卑之無甚高論的，但總多少有些「愛」，「悲哀」，「憤怒」……的事物在，作爲自己的生活訴狀，來向勝利後的祖國訴告。或多或少這樣的生活總還嚴肅，當我想起許多人物或者奔走於汪逆權貴之門；或者操縱金融囤積致富；或者做「和平」詩人或者寫結婚十年及出席「大東亞」什麼云云的，不覺要凄厲厲的笑起來了。然而我終究還是個無權無勢的老百姓，我祇有這末一些微薄的力量和才能，就讓它發這末一些微薄的光。到這個黑暗的社會裏去閃爍一下罷。

這算是我出版的動機。

題名迎春，表示我曷嘗光明和春天，爲目前內憂，目前內憂，誰說還不是寒冷的冬天呢！

末了，在整理文稿和出版過程中，深得友人惠和聖蘭的幫助，謹此鳴謝。

一九四五·十二·四·序于鐙下。

往事如煙

有一天晚上，恰恰碰到燈火管制，一位來閒談的朋友給留住了，他幫助我在窗口上賣力地掛上了許多遮蔽物——被單，檯毯，破大衣……然後大家還是安安靜靜坐下來，離開解除的時間還得近二個鐘頭，遠呢！於是跟着又像「瞧水車板」樣的，空合着兩張嘴叭，「閒談」做無限的太空，擴張開去……

他搓搓手嘆氣，說在這種年頭兒做人可真不容易，東西樣樣漲，只有做教師的新水不漲，（我替他補充一句：做職員，雇工，手藝工人的俸給也沒有漲。）他奶奶的，現在一雙套鞋價錢，過去可以買口棺材；現在的豆腐比從前的肉還貴，他是騎着自由車來的，那末腳踏車的照會，自然也不能例外，要三十多塊的C、R、B，呢？他媽的，要是在從前申作老法幣購一輛 DAYTO 之跑車也綽綽有餘呢。

在二個鐘頭裏，他骨嚙骨嚙的飲盡了四大杯白開水，滿桌子滿地板的散滿了花生米壳衣，連打帶罵似的瘋了一會，弄得闊嘴糊上了涎沫，可是空口胡嚷又有什麼作用，小布爾喬亞派的滿腹空洞牢騷，也聽慣了，膩了，反而平靜下來，我除了瞅着他看，牽動牽動嘴角以外，似乎沒有說過很多話，祇是默默地托着頭坐着……，待等到汽笛聲響，電燈光亮，朋友也急急的走了。

屋子靜寂得有點怕人，我靜靜地蹲在灰陰的屋角，出神地望著炭風爐裏暗紅的殘燭，冷風悠悠地吹動着馬路上的桐葉，發着沙沙的響聲。我闔上了眼皮，若有所感，回溯舊情，覺白雲蒼狗，往事如煙，但人生的烙印是殘酷的，固然好多年了，却非常困難便之忘掉。

十年以前，靠着舅父的脚路，父親在國省的上市謀到了一個很不小的官職，家裏的人也陡的多了起來，我們全家都搬到官署裏去住，平素自由慣了，從沒有等級觀念，今天要拘拘束束的做起「少爺」來，反而感到不愜意，我小心兒兀是想不通這種舊社會的神祕的結合，某種人可以鑽着面孔呼喚；而某些人都似乎命令他們必須低頭下氣，我時常金纏着媽問：

「爸爸幹嗎要罵阿王，阿王挨了罵還要笑呢……」

媽撫摸着我的頭髮，微微一笑，沒有什麼表情的說：「你還少呢？別管這些閒事……」。

官署裏的人雖多，好像都是很隔膜，大家活在各種各樣的世界裏，媽抑鬱地望望天空輕易不大下樓，下人們看見我只是笑嘻嘻垂伸着臂，從不跟我玩，往往是怪親蜜的喊一聲：「震少爺好……」要是爸爸一出去，門房裏便擠滿了人大聲地呼笑，在廚房裏拿出一只青花大碗，鏽鏽，鏽鏽！擲起骰子來。

「八！還是九啦！」門房鶴青綽號火油燈，敞開了上褂，啞聲地叫：

「壁蝟！壁蝟！」打下風的都揪着小指頭，咒咀他擲小點子，爸爸的長隨阿王挺氣勁，臉瘦

瘦的，當燈子的旋轉一停，便破毛竹般的歡呼：

「好囉！火油燈熄啦！」

我是個好動愛玩的孩子，靜了準會感到世界毀滅樣的寂寞，門房火油燈有個兒子，叫燈屁股，近十歲光景，生得三角臉，露牙，二隻眼睛停滯的，頭髮亂蓬蓬地叢插着，生就箇小膽子，個性很弱。他老子吃醉酒，動不動就揍他，他便哀哀的哭着逃走，阿王時常替他保庇，大聲地向火油燈叱喊：

「怎麼啦？又打翻火油燈燒人嗎？嫩笄骨頭，怎禁得你虎爪……」

燈屁股住得房門里，是火油燈向爸懇求的，說家裏吃口多，實在養不起，讓燈屁股在官署裏吃口白飯當箇小廝罷，爸起初不答應，媽看那個三角臉，露牙的瘦弱孩子可憐，就勸勸爸答應了。

我時常偷偷地拖着他玩，給他豆酥糖或者餅乾吃，他很害怕，驚懼地閃閃眼睛，不敢同我接近，我漲紅着臉向他賭咒，要是告訴了爸爸我要割舌頭的……。

春三月裏，姑母送來一頁大江的胡蝶型的紙幣，我便拉燈屁股一道到花園裏去放，他很高興的幫助我。

「……我們鄉下放窩子可真好玩呢，他瞞着我，」瘦瘦的三角臉居然笑了。

「田野坂裏草長得又綠又肥，地方大得可以跑馬……風聲也好，沒有電桿木頭……」人站在高岑岑的墳頭上，下面的人發一聲喊，把鴛子送上、囉哨！快呢，很快就上了天……」

我和門房兒子接近，媽倒沒說什麼，祇是說：「別懶於讀書啊！」爸可大大的不以爲然，他却要掀起八字鬚鬚，瞪出眼睛叱責我：

「入下流！你……不想想自己身份……」

天啊！我那會懂得其中的曲折呢？我惶惶地祇感到「身份」只是一種可怕的「隔閡」，可是小心兒的要求，那裏敵得過父親鐵青的削臉龐的威脅，我噙着淚不作聲，起先倔強着不叫饒，爸爸要打了，巍巍的舉起戒尺，才咽咽嗚嗚的說：

「不給他玩好啦……」

以後，燈屁股看見我就躲，三角臉的面形比以前瘦削得更明顯了，幾天後，阿王告訴我，火油燈吃了爸一頓責罵，氣虎虎的回去對兒子發了無名火，打斷了一根竹馬鞭，拉直了喉嚨罵：「操你祖宗，你這孱頭……誰叫你給公子官接近……他奶奶的，老子又不是私生你的……」不要你親近，你就咬緊一口氣好啦……我禽你的……」

阿王緊張地裝着手勢，很重很重地敲下去，然後瞪着眼睛說：「你看！十幾歲孩子吃得消嗎

我很難過，整整哭了一夜，從此以後我沒有過小夥伴，過着孤單的生活，直到進了初中，過學校生活為止。

x

x

x

x

在官署裏，時常聽到母親和姑母談笑，據說要想做官就得頭削削尖去鑽，爸的官職是不小的，於是來鑽謀的人也出乎異常的多，我家的小花廳，就變成有人來見我父親的祕室，我懷着好奇心，時常拉長了耳朵，躲在屏幃的後面去張望，父親不愛穿軍服，嫌它拘束，老是穿着天青緞的絲棉袍子，戴着獺皮帽，摸摸八字鬚，微微點頭，坐在那裏聽着客人講，阿王跟隨在父親左右，捧茶敬烟顯得一本正經，有時回過頭來，向我扮一個鬼臉，隨着用手在下巴上一托，輕輕的吹個噓哨：「噓……」

「……小姪的環境，諒老叔也知道」，客人撫摸着精巧的繪着龍紋的茶杯，打躬作揖似的非常小心地訴說，兩隻眼睛注視在瓷青的磨磚地上，有時笑，有時嘆嘆：「……這事情除老叔提拔一把之外，委實很少有辦法……」。

「唔……唔……」父親往往抱着不接不離可是可否的態度，咬着雪茄煙應付客人，聽得入耳了，也偶然點點頭。

太陽從玻璃外透進淡黃色的光線，高高的斑竹花架上放着一盆素馨蘭花，蒼翠的葉子很密茂

，幽幽的香氣在盪漾流散……

x

x

x

x

事情像套板似的無味地進行着，一種虛偽而下流的鄙視的氣息，不斷浮沉在小花廳里，貪婪的心纏結着貪婪的心，會意地漸漸契合，儘管你訴說得合理，勸聽，但掙錢，吸血，是他們最後的企求目的，官場是個大戲院子，抹白粉的，背大旗的，戴烏紗的，穿紅袍的……始終搬演不完，古老的社會，在惡意地磨養着這一批對於人類沒有一點點好處的膿包，害蟲和惡魔。

客人走後，阿王總是攜着背着許多禮物到上房來，瘦瘦的臉，兩隻眼睛骨溜骨溜，薄薄的嘴唇嘻開，興頭興腦說：「太太！這是x先生送來的喇！真是好東西，你看！那尾大的青魚的眼睛還活着轉呢……」

母親也慣了，臉部的肌肉不會起什麼變化，妥了妥眼睛，靜靜地說：

「……雞和魚拿到廚房去，就說我過目過了，贖下的放着罷。」

鑽謀者是無空不入的，他們想盡辦法在各方面去博得我父親歡心，於是他們想到我，「家裏不是十歲了嗎」？誰都在轉我的念頭，於是，在鑽謀的孝敬上，也附帶了我的一份，我也變成了一個「跳龍門，鑽狗洞」的對象了。

有一次，一個霸氣的客人來訪問爸爸，他帶來一個照相機，烏黑的皮壳和背帶，奇怪的裝置

這一扭，便把人的影子照了進去，這真是好玩呵！我第一次敢在父親面前發着默氣，扭轉了性子，無論如何要，父親的呼吼和阿王的哄騙，在最後都失了效果，那客人慌慌忙忙的站起來，把手搖過不迭」

「噲！老叔，這……這算什麼嘞！家裏弟要，真是不勝榮幸之至！照相機又不是甚麼貴的」

那客人大概是北方人，喉嚨很粗壯，我從來沒有聽見過這樣響亮的叫喊，我怔了一怔，感到有點難為情，身子向後一仰，不料却把腳在青瓷痰盂邊隨睡的，那隻吊睛大花狸貓的腳踏痛了，它「呼」一聲跳起來，翹着屁股跳向上房去了。

客人便小心小氣的告訴我，如何攝影，如何扭動機關，掉軟片，到照相店里去洗……父親在旁邊，微微露出笑容，捧着八字鬚鬚搖頭：

「這算什麼呢？這……」。

這一種滑稽得離奇的喜劇，當我父親在任上的時候，是永遠搬演不完的。

x

x

x

x

燈火管制的解除警報已經響過了半個多鐘點，月亮慢慢從對面黑黝黝的街屋脊上昇起，整條大街一片甯靜，似乎有幾桐葉片，輕輕從樹頂飄下去，在柏油馬路上發生清澈的聲音。

夜涼如水，我微微感到寒意，炭風爐里的殘燼，一星的暗紅都沒有了，月光偷偷的掩進來，我也懶得站起來扭亮電燈，雙手托住了兩腮，讓沉思埋藏在空虛的寂靜中……

我繼續閉上眼睛冥想……是囉！有上一輛腳踏車多好，車價真貴得駭人……可那裏購得起；真的，照會就得三十多塊，碰碰巡捕還要挨廬……

於是我便聯想到腳踏車。

……九年以前的一個秋天，我還住在F市的官署裏，忽然阿玉從樓梯底下，騰騰……騰騰的跑上來，肩着一輛客人送來的光豔奪目的紅色雙輪車，車頭和輪圈，給克羅味泡得很亮，這足夠叫人興奮的，我馬上捲起袖管，自以為三輪車騎過二年，這二輪車算什麼呢？

苦苦的練習，跌是免不了的，阿玉嚇得面孔變了色，一定要扶我，他吃驚地說：

「這不行，這不行，回頭我可担不了……」

我不要他扶，立志要做獨立的英雄漢，阿玉拗我不過，要強扶了，我便咬他的手，坐在車子上舉起腳恨恨地向他腰眼踢過去，阿玉吃了一腿，啞的叫起來，那時，車身正在轉動，不提防身子一個不平衡，便倒截了下來，車子跌得很遠，大腿砸在礫石上，泊泊的淌着血，一條線春夾褲也隨着肅然一聲撕破了，裂縫有半尺把長。

阿玉慌了，那隻骨溜溜的眼睛，張大得怕人，又想扶我，我咬緊了下唇，氣得幾乎裂開了眼

，悻悻地拾起一塊石頭，用勁向他面臉上擲去，恰巧打中他的鼻樑，阿王大叫一聲，掩着臉逃走了。

困難終究克服，衝前大街的平坦的石板地和官署花園里的迂迴的碎花崗石小徑，佈滿了金金曲曲的輪轍，紅色車轆變成我唯一的良友了。

過了三年，車轆嫌小了，客人又替我買了一輛半成人的黑色車子，那客人是個四十左右的胖子，下巴，頭頸肥得像羅漢，穿寬大西裝，戴着一頂深咖啡色的呢帽，手里拿根 Stick 裏打着滿不在乎的哈哈，那輛新車子還是肩在阿王瘦削的肩格上，他不住逗着我，向我裝鬼臉，映着眉睫裝腔。

父親從上房下來，木然的神氣有點叫人怕，客人連忙移動臃腫的身子迎上去，接着他們寒暄了，客人睜着小眼睛，一面孔的高興，我興奮得忘記了禮貌，逕奔向阿王去奪車子。

「家震！你禮見過嗎？」父親大聲地說：

「嗯？……伯伯……」

「唔……唔……好孩子？好寶貝……」

「教人過意不去，要你一次二次破費……」

「算不了什麼，算不了什麼」，客人謙遜地說：

「不過，我真是過意不去……」父親瘦削的面孔笑了。

「……你的孩子不就是我的一樣嗎？……」客人高高興興的看著我上車，摸摸有肉份的下巴，揮動着打狗棒，接續說：「恐怕過二年仍嫌小呢……」

我瘋狂一般的用力轉踏，全身血液湧沸，立刻狂熱起來，連理性都全失掉了，無限的歡欣，在心頭像火花似的輪轉，大大使我感受到新生的氣息，我無法計算是在花園裏繞上多少圈子，我像御着風，「風」一般的掃過瞬息變化的景物……

我聽到客人說將來車子還會嫌小的，連忙跳下車來，急急抹去額角上的汗珠和嘴角邊的口沫，翹起了小嘴巴，巴巴結結的說：

「那末，再買輛大的好囉！」

「胡說！」父親瞪出了老虎般的黑眼珠，粗聲的說：

「那當然！小了一定再買！」客人擺動着肥胖的腦袋，顯出固執的樣子，彎着腰對我笑，我下意識地感到勝利，翼翼的小心兒激盪得有點慌，急忙忙跨上車子，好像前面有千百雙的眼睛在羨慕我，我一邊踏，一邊却大聲地喊：「喂！跑開！火車來了……」。

x

x

x

x

x

x

記得我們在F市不久，舅父就榮任了該省的主席 履新後，據說「德政斐然」，原來發明了

許多苛捐雜稅，結果弄得滿省都是土匪，難怪我的舅太爺要不安了，於是成立保安司令部，自任司令，馬上八面威風的「剿」走「匪」來，誰知「匪」還未剿，教輝顯赫的省主席公館，倒大工告竣了，四面八方的賀客，源源湧來，真是車龍馬水，盛極一時，母親穿着閃光綵的時式旗袍，帶上舅父送給她的三鏈環底翡翠大耳環，裝扮得滿身金寶瑤珞，叮噠作響，攜着我坐在汽車里，一塊兒去賀喜，這樣大的場面，我還是第一遭碰到，孩子的愛熱鬧的心，感到分外高興。

兜山羊鹿鹿般的，混忙了三天，吃得滿嘴油滑，母親每天黏住了攪面打雀牌，我可閒得納悶呢？「穿紅着綠，走上走落」的京戲班子，我又不愛看，好在人也長大了。二天下來，就和舅父家裏的這班跟隨小廝們混熟了，我又沒有什麼哥兒的性子，他們什麼話都敢對我談，我第一天進來就看見走廊下一聯串嶄新的腳踏車，兀是有點迷惑，幹麼舅父要那末多的勞什子？……於是就乘這機會問他們，結果他們是原原本本的告訴我了。

也許是顯赫省主席神威的緣故吧！聽說他出外時前後總共有卅八個近衛兵，那時機器腳踏車還沒有風行，而且價格很貴，結果便採用了腳踏車，自己那輛烏亮嶄新的汽車，便在這行列中慢慢馳過去，而汽車的踏腳板上也站著四個擎盒子炮的近衛兵，這樣浩浩蕩蕩自然够神氣，警察們在遠遠瞥見，知道主席來了。

「滾開……滾開……我為你的娘……」人羣頓時起了一陣恐怖莫名的騷動，木棒在塵埃的飛